2026年11月18日 星期三
编辑 毛成玲 美编 热娜古丽 校对 谷桂红
巴音郭楞日报

岁月如歌

蛙鸣山的回响

□王新文

初识蛙鸣山，是我在从河北进疆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与自治州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一起到马兰红山军博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之前，我对这里的一切都充满新奇，不仅是因为生疏，更是对这片土地的敬重与向往，所以满怀期待，乘兴而往。

在军博园将军楼西侧静卧着一座不高的山丘，山石嶙峋，筋骨裸露，千万年的风沙，将它雕琢得凹凸斑驳，与天山所有的山峦一样，自带大漠独有的厚重与苍凉。但当时，大家途经此山丘时没有驻足，从将军楼出来后就径直向后走去，而我由于更关注实体建筑和往事逸闻，也紧随队伍，匆匆与它擦肩而过。

两年后，我陪同河北客人再次来到马兰红山军博园。军博园服务中心卫文杰主任一路陪同，边走边介绍："马兰魂"雕塑雄峙荒原、展馆史料字字千钧、将军楼素朴简陋、夫妻树藏着动人深情……一景一物，慢慢拼凑出完整的马兰，使我对这片土地有了全面了解和更深认识。

再次走到那座不起眼的山丘，卫文杰主任轻声道出它的名字——蛙鸣山。它是军博园内唯一一处自然高地，因山石轮廓酷似蹲踞的青蛙，长风穿岩而过时会发出类似青蛙的鸣响而得名。当年将军楼择址于此，是为防范空中突袭，山后还有防空洞，便是紧要关头的战时指挥中心。

当这座普普通通的山丘赋予历史注脚，便如同被注入精神魂魄，有了生生不息的气韵。于是我们饶有兴趣地拾级而上，登高四眺，军博园全貌尽收眼底：四周高山环抱中，一片平整的土地水草丰美，西区是军博园主体，钻天杨浓荫蔽日，掩映着低矮朴素的红砖小楼；东区林荫之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车间厂房，土黄质朴，如同一些小作坊；向南铺展的辽阔草地，或许是当年各种装备的试验场吧？谁能想到，在这偏远的山旮旯里，一代代科研人员埋首苦战，研制成功最尖端的武器装备，改写了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翻过蛙鸣山，三道防空洞隐藏在背后的山体中，洞口崖壁上，"蛙洞入口""青蛙出洞"的字样清晰可见。这三道防空洞最长的300余米，呈U形结构，拥有20余个功能各异的洞穴房间。当年，就是在这些幽深的洞穴里，程开甲、林俊德等10余位院士和数十位将军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指挥了那场震惊世界的核试验——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罗布泊一声巨响，蘑菇云腾空而起。从此，中华民族挺起了脊梁。

那一声巨响的回波，穿过岁月，至今仍在蛙鸣山的岩壁间飘荡……

蛙鸣山同天山一样，静静伫立亿万年，历经沧海桑田，看遍四季流转。直到60多年前，一批"无私奉献的隐姓埋名人"的到来，才将沉睡的山丘唤醒，伴着将军楼里彻夜不灭的灯光，和着远近此起彼伏的口号，与那团腾空的蘑菇云一同震颤……随着那些隐姓埋名的人悄然老去，蛙鸣山也逐步归于沉寂，但满身的荣耀早已刻进岩层，风吹过山岩的低鸣，就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响。

站在蛙鸣山上，风从罗布泊深处吹来，掠过天山南麓的戈壁荒原，裹挟着千年的沙砾与寂寞，送来蛙鸣山真正的声音——那是程开甲在将军楼里翻动草稿纸的沙沙声，是林俊德在生命最后时刻敲击键盘的笃笃声，是数万官兵用钢钎凿击岩石的铿锵声，是乃仁克尔乡各族群众7次搬迁家园时默默的脚步声，是马兰烈士陵园里那些无名墓碑上"大漠忠魂"四个字在风中的低吟……

我站在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风从指间穿过，仿佛还能触到那些滚烫的岁月。山脚下，"马兰魂"雕塑巍然矗立，六片锈蚀钢板凝成巨大的马兰花瓣，正是一代代马兰人扎根荒漠、矢志坚守、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无言注脚。"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这句高悬在军博园大门门楣上的标语，既是当年马兰官兵们的精神写照，也是蛙鸣山永恒的回响。

今天，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回望，这片戈壁深处的营院已经褪去神秘的面纱，成为闪耀红色信仰的精神地标。每年，无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登上蛙鸣山，走进防空洞，在将军楼前驻足凝望。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兵，有稚气未脱的少年，有远道而来的学者，也有默默奉献的基层干部。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击中。这力量不是来自宏大的叙事，而是来自一个搪瓷缸、一张木板床、一把磨秃的计算尺——来自那些在极端艰苦中依然选择坚守的革命先辈，来自他们用一生写就的关于忠诚与信仰的时代答卷。

离开军博园时，暮色正从罗布泊的方向漫过来，夕阳将山体染成铁锈红，那只沉默的石蛙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

回头凝望，山还是那座山，风还是那阵风。但我知道，从今以后，每当我听到蛙鸣——无论是在戈壁旷野，还是在燕赵大地——我都会想起这座山，想起那些把青春和生命交付大漠的先行者，想起那个在盐碱地上傲然绽放的名字：马兰。

蛙鸣山的回响，是中华民族从屈辱走向自强的铿锵足音。

这回响，永远不会消散！



初冬的鸿雁河 张斌 摄

诗情画意

初冬盛景 山河入画

□阿音祺

晨光横越千重戈壁
清霜漫野，开阔万里襟胸
丝路长风浩荡而起
一缕炊烟，托起大地从容

胡杨擎起熔金霞光
守望绿洲，遥对云海苍茫
通衢直向层峦奔赴
车马穿行，载着时代荣光

远峰淡写雄浑轮廓
长河徐淌，沉淀岁月厚重
原野收好一季丰稔
蓄满生机，静候春风相逢

牛羊漫过茫茫草甸
欢歌回荡村落街巷之中
山河自有雄浑气度
人间安泰，便是无上胜景

长风席卷辽阔荒原
吹开天宇，一片澄明长空
大地铺展天然画卷
一帧一景，尽是天地雄章

时序更迭，热土长存热望
风骨傲然，不畏霜色侵凌
初冬长卷向天边延展
山河携烟火，共赴万里长风

心香一瓣

车尔臣河礼赞

□张清伟

车尔臣河是丝路南道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也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一条孤独、恒久、从未停歇的生命水脉，更是且末人民世代相依的母亲河。

在塔里木盆地东南辽阔的荒漠之上，万物遵从自然的秩序。雪山静默，瀚海死寂，唯有活水，是大地赋予戈壁唯一的生机。车尔臣河发源于昆仑深壑的积雪，由千峰融水汇聚而成，自高地走来，横贯八百余里戈壁沙碛，一路穿荒渡漠，不避险阻，最终归于若羌县的台特玛湖。

荒漠的法则是荒芜与沉寂。但凡水流抵达的土地，自然便更改了模样。河水漫过的滩涂，泥土苏醒，草木扎根。红柳依水丛生，芦苇沿岸铺展，鸟兽逐水栖居，生灵循水繁衍。这条沉默的长河，年复一年，安稳养育着且末八万民众，滋养着流域百万牲畜。在寸草不生的沙海腹地，它以最温柔的水，做最坚韧的支撑，养育着这里的万千生灵。

从前的河水，秉性天然，随性奔流。每至夏汛，水势骤涨，常有漫溢，当地人岁岁护堤守岸，劳心费力。人与河的相处，自古便是顺势、制衡、共生。后来山区水电站落成，人工顺势治水，蓄洪调峰，稳住了河道水势。野性的河水，自此有了节律、有了法度。奔涌的流水转动机组，生成电能，照亮村落道路。自然的力量，被善意驯服，化作滋养人间的长久福祉。

山河四季，悄然更迭，皆被这条河从容收纳。春雪消融，水岸吐青，荒漠褪去凛冬的枯槁；夏雨充沛，绿洲苍润，大地铺满蓬勃的绿意；秋高气净，水波澄明，胡杨染金，天地归于简静；冬寒封岸，浅滩凝寂，深水暗流蓄力，默默等待来年春信。四时景色不言不语，随河流转，构成且末最朴素、最动人的山河日常。

水土养物，亦养人心、铸人品。长久栖居河畔、扎根大漠的且末人，性情与风骨，早已与车尔臣河同频。河水穿山破沙、百折不退，日复一日在绝境中向前。久依此河的人，便习得这般品性：质朴、沉敛、隐忍、坚定。身处戈壁，不怨荒芜；守于故土，不惧清寒。对外温和敦厚，对内自有筋骨，耐得住孤寂，扛得住风霜，守得住家园。这是大河赋予这片土地最珍贵的精神禀赋。

今日的原野，古河依旧，新景共生。高速横越河道，长桥飞架两岸，列车穿谷而过，风声、车声与滔滔河声相融。古老的水脉，承载着人间烟火与时代生机，依旧日夜奔流。

这一脉自昆仑而下的流水，已在瀚海辗转万年。它无声地凿开沙障，于荒芜之中，慢慢酝酿生机。人与大地的隐忍坚守，都藏在这不息的涛声里，随波远去，未有终期。